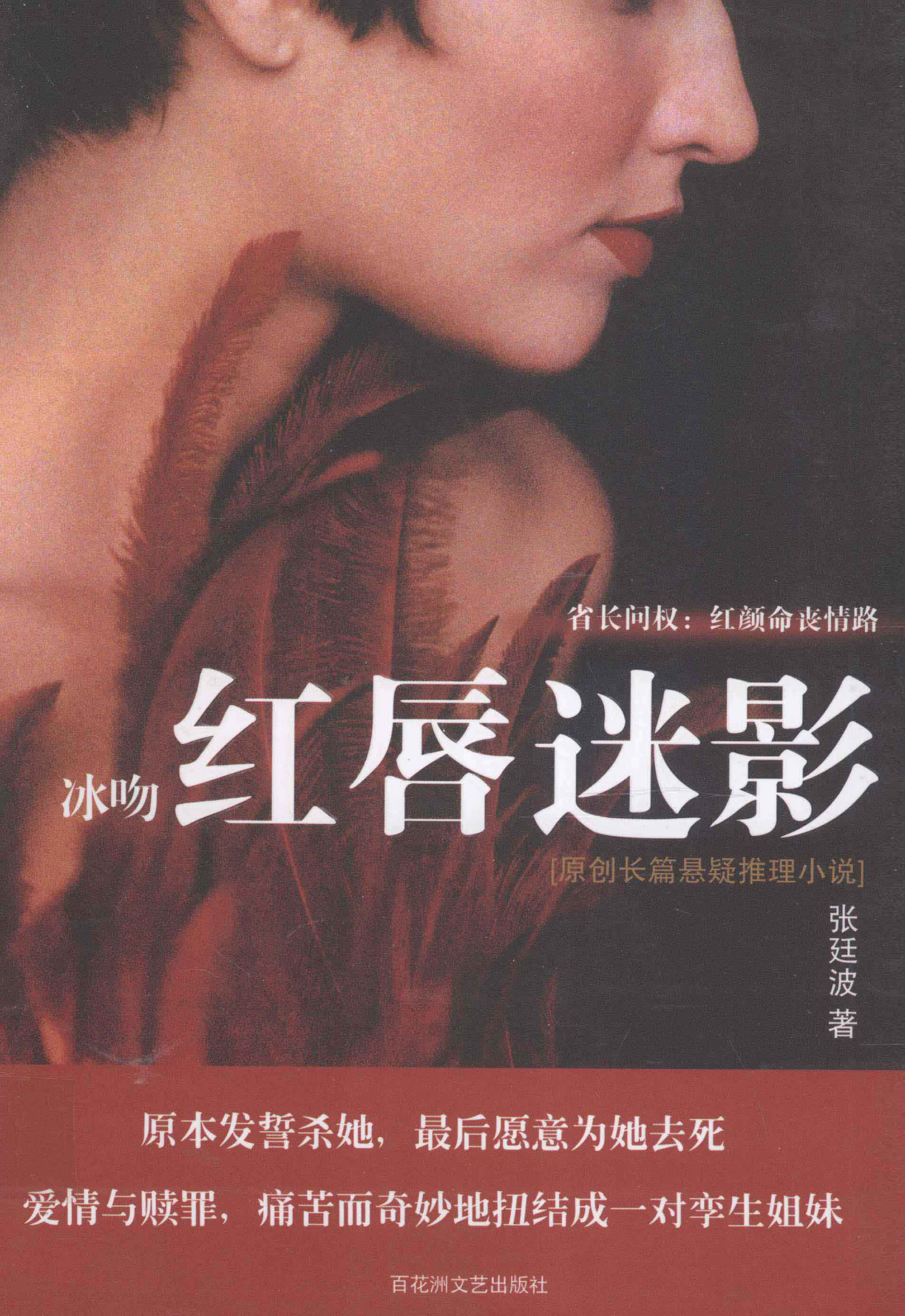




省长问权：红颜命丧情路

冰吻

红唇迷影

[原创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张廷波 著

原本发誓杀她，最后愿意为她去死

爱情与赎罪，痛苦而奇妙地扭结成一对孪生姐妹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冰吻·

红唇迷影

张廷波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吻/张廷波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500-0241-8

I. ①冰… II. ①张…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2555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 编:330008

书 名 冰吻·红唇迷影

作 者 张廷波 著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德龙公防伪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ISBN 978-7-5500-0241-8

赣版权登字号 05-2011-185

内容提要

鲁宾出生于北京一个高干家庭。自小他就常常偷偷欣赏挂在父亲床头的一幅少女艺术肖像画,长大后他似乎感觉到少女并非只是简单的艺术存在,一定生活在现实中。他暗暗寻找画中的女人,内心发誓向她复仇,因为正是这个女人夺走了父亲对母亲的爱。一个偶然的机,他找到了这个叫白露的女人,开始按计划接近她。然而,他发现白露患上了选择性失忆症,完全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从一个风华绝代的钢琴女王变成了一个平庸的调琴师。鲁宾以帮助白露重登舞台为由,帮她恢复记忆。他尚未窥探到白露内心的秘密,自己却疯狂地爱上了白露。他克制着自己,不希望这个被父亲毁掉的女人再次被自己毁掉。他终于启开了白露记忆深处的一道窄缝,沿着二十年前的路径,乘火车北上,寻到了她丢失记忆的北戴河海滨观鸟台。就在白露道出当初情景的时候,一群蓝孔雀掠翅从头顶飞过,鲁宾不能自己,完全重复了父亲的故事,悲剧再次拉开了沉重的帷幕……

序 曲

“逐草居”背倚君臣山南麓，面朝恒江，深得山水之精华。在此“逐草”而居的人，有诸多音乐人或者从事其他精神活动的艺术家。

这幢叫做“斜月”的小洋楼离主体别墅群略远些，位处一个比较开阔的地带。小洋楼造型古怪，乍看宛若一架巨大的三角钢琴。没有任何灯光从小洋楼的窗口照射出来，只是其他别墅洋楼的灯火将一部分余光蔓延到它的外墙上。

她站在二楼卧房的窗前，静听不远处钢琴的旋律从窗外缓缓游来。她穿着一袭纯白的长裙，头发瀑布般披在肩上，恰似一个不真实的魅影。

远处朦胧的灯光照射过来。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看见他正向她缓缓移来。她伸出手，正欲投入到他的怀里，触到的却是冰冷的窗格。

由于玻璃是透明的，光影依然固执地从窗外投到黑白交错的木地板上。地板的中央，有一个由数块木地板拼成的正在开屏的蓝孔雀的图案。

她站在“孔雀”的中央，熟练地跳着芭蕾舞，沉醉在铭心的怀想中。随后，她轻轻拉开拉链，脱下薄如蝉翼的长裙，文胸，褰裤……没有灯光照耀，洁白的胴体就像一道逼人的青春的光束。她裸着身子，坐到琴凳上，打开琴盖，弹奏着那首他喜欢的《“雨滴”前奏曲》。

声音由远及近，由弱渐强，由沉静到激越，由眷恋到痛楚。拨开云山雾海，她终于看到了他的身影。她叫喊着，向他奔去。他转过身来，没有走动，只是伸出双手，迟疑地将她揽在怀里，献上雨点般的热吻。

她弹着“雨滴”，感到了他的舌头从她的额头上滑下来，吻着她的眉心，眼睛，鼻子，嘴唇……

她的十指在琴键上飞速跳动。她感到雨点从她的指缝落下来，形成一条小溪，在房间银蛇般滑动。

她忽儿有些头晕，身体开始颤抖。她跌跌撞撞地爬到床上，感到喉咙好

像不能呼吸了，心脏好像停止跳动了。

她感觉到黑夜的可怕，急切地想走出这座城堡一样的黑房，她挣扎着，可浑身没了一点力气。她多想打他的电话啊，可这里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她颤抖的手紧抓着床单，痛楚地大喊：“亲爱的，快来啊……”

她的身体开始抽筋，上腹疼痛难忍，她干呕了几声，随及“哗哗”吐到了床上。她感到身体像火一样烧了起来，血液似乎停止了流动。她伸出痉挛的双手，在空中乱抓着，颤声哀求：“快来啊……”

她似乎看到了那张脸，那双眼睛，冷酷地、无动于衷地看着她。她想伸手去抓，可没有了将手抬起来的力气。

钢琴声从远处飘过来，雨滴般拍打在光影斑驳的窗玻璃上。房间没了任何声响，她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固执地保留着他曾经喜爱的姿势。

第一章



艾丽娅出生于公安世家,她的爷爷,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叔叔,都是公安部的高级警官。自小到大,她生活在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蜜潮”中,接受着每一个人给予她的宠爱。艾丽娅相信,如果不及时逃跑,她迟早会被这股奔流迅急的“蜜潮”黏住,吞没,最后死于“蜜潮”。

报考大学时,她本来想离开北京,因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公安类的最高学府,她不得不留在父亲身边。快实习时,她就谋算好了逃离北京的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来到了滨城。除了逃离“蜜潮”的侵袭,还因为滨城是全国有名的音乐之都。由于她在犯罪心理学特别是在“思维痕迹”方面的优异表现,以及滨城市公安局刑侦局大案处对她出生于公安世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好感,她击败了其他竞争对手,成为大案处唯一一名实习警察。

这就是音乐之都,只要漫步街头,就能看到滨城对音乐人的吸引力。一头披肩长发,一把吉它,一口略带沙哑的歌喉,在地铁隧道口盘腿而坐自弹自唱。几个年轻人提着弦乐器上了公交车,在移动的“室内”演奏着古典名曲。他们都是流浪歌手或音乐人,都是受过正规音乐训练的科班出身的青年才俊,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而舍弃正统的生活方式漂泊进入滨城。为谋生而唱,更为了表演欲望而唱。他们在底层磨炼,为的是让自己成为艺术巨匠的那一天早日来临。

此刻,清晨,细雨斜飘,高高的槟榔树下,街上的行人或打着雨伞,行色匆匆,或穿着五颜六色的雨披,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艾丽娅穿着一套火红色的阿迪达斯运动服,正沿着沿江路飞速奔跑。她戴着一个MP4,耳塞里传来理查德·克莱德曼演奏的《秋天的私语》。

每天晨跑半个小时,从中学时就开始了。不论刮风下雨,她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习惯。有时早晨因事有误,一定会在晚上睡觉之前补回来。她喜欢跑步,喜欢那种充满希望的直奔前方的感觉。她拂了拂淋得湿漉漉的头发,仍然没有减速。

不时看见盘腿坐在树下的流浪歌手,用吉他弹着忧伤的曲调。艾丽娅从衣兜里掏出一些早就准备好的硬币,远远地准确无误地扔进放在他们腿旁的缺角的瓷碗里。

她的耳朵里充满了理查德的“私语”,但还是感到有人正跟着她。她调过头来,发现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马凯。她立即放慢了脚步,取下耳塞,惊奇地看着年轻的上司。马凯穿着蓝色的运动服,脸上沾满了雨水。他抹了一把脸,上气不接下气,有些“恼怒”地说:“老远我就看见你了,叫你你也不答理,追也追不上,你是故意的吗?”

她知道他不是真的生气,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颇感“委屈”地争辩:“如果我知道你在后面,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跑到你前面啊?”

马凯继续往前跑,没有说话。他从裤兜里掏出几个硬币,准确地扔进两个流浪歌手倒放在地上的帽子里。这是一对盲夫妻,拉着二胡,拉出的是幽怨的《江河水》。

她跟在马凯的身后,带着赞语的语气说:“队长,我知道你也喜欢音乐。”

马凯一边跑,一边回过头来,还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白了她一眼,佯装生气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大老粗不配欣赏音乐?”

“我只是一个实习生,敢这样想吗?”艾丽娅调皮地说。

“别人不敢,你很难说。”马凯一边后退,一边看着她。

“你不会公报私仇吧?”艾丽娅喜欢这种似真似假的谈话方式。

“那要看你的表现。”马凯后退得比较快。

由于地面太滑,马凯又是退着跑,一个趔趄,眼看就要摔倒了。好在身手矫健,踉踉跄跄跑了几步,终于站稳了,只是双手撑在地上,手掌沾满了稀泥。

她大惊失色,急忙奔过去。马凯一只手撑地,一只手急忙挡住她,大叫

一声：“别过来！”

她立马打住，乖乖地站着不动，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站起来。他摊开手掌，甩了甩掌上的稀泥，抬起头来，看着她，马上调节了一下情绪，笑着问：“刚才的表现很狼狈吗？”

在艾丽娅看来，不但不狼狈，还觉得很潇洒，她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说：“心理学上说，男人在女人面前适度地表现一点狼狈，可以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马凯从她的脸上看出了一些什么，狡猾地点了点头。他迈开大步，往艾丽娅相反的方向跑。好半天，他回过头来，看到艾丽娅还站在原地看着他，便大声喊：“上午八点，办公室见。”

雨越下越大，路上的流浪歌手们纷纷收摊，躲在路旁的骑楼下避雨。艾丽娅穿过雨帘，继续往前面飞奔。她重新戴上耳机，整个城市流淌在“私语”的旋律里。

槟城市公安局刑侦局办公楼，紧临繁华的大街。远远看去，其像一支特大号卡宾枪，藏在一片民宅之中。近处看，立在门前的四根粗壮的白色圆柱托着楼檐，以黑色的大理石墙群为基础的主体部分闪着暗绿色冷光，增添了这座高楼的神秘。各式各样的车辆潮水一般流进流出，不时有全副武装的刑警拉着警笛出警。

作为大案队队长，马凯原本可享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但他坚持要与肖强及小毛共享一个办公室。艾丽娅来大案处实习，被杨瑾瑜处长安排到大案队，马凯便在离他办公桌很近的位置给她加了一个办公桌。

马凯的办公桌紧临窗户。他最喜欢窗户，因为窗户告诉他很多生活的道理。肖强知道他的这个爱好，还特意在窗台上放上一盆叫不出名字的花。

马凯二十有八，高大墩实，脸上不善笑，喜欢紧抿着嘴。听别人说话时，尤喜看着别人的眼睛。有时半天不言语，言语时语气非常重。作为大案队的队长，马凯不仅是破案能手，而且计算机、照相、法医方面样样精通。

他看了看表，发现时间差不多了，便回到座位上，伏在桌上，翻阅着艾丽娅的档案材料。实际上，他早就对她的情况烂熟于心。他惊奇地发现，艾丽娅还是一个马术爱好者，曾获得过全国大学生马术比赛的银牌。他想知道，他的赛马技术是否能够将她比试下去。

正当他用手指敲打着桌面作冥思状时，听到门口喊“队长早”的声音。他抬起手腕看了看，刚好八点。

艾丽娅穿着警服,戴着警帽,格外生动漂亮。她没有马上坐在办公椅上,先给马凯倒了一杯茶,还说了一句“队长请用”。

马凯一边翻着材料,一边观察着她的表情。他拿起其中的一页纸,足足看了几秒:“看看你的成绩吧,刑侦学 88 分,法律 86 分,政治理论 78 分,实弹射击 25 环,刚及格——你知道吗?当初我在学校的成绩可比你强多了。”

艾丽娅看着天花板,扑闪着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叹了口气说:“可能吧!”

他有些气恼地反问:“什么叫可能吧?”

艾丽娅一副被人误解的样子,摇着头说:“没什么,我喜欢推理。”

“当初我之所以挑选你来我们大案队实习,你知道为什么吗?”

“当然知道。”艾丽娅说。

“我倒想听听你的解释。”

尽管尽量装得谦虚些,但她的语气里还是带着一丝得意:“还不是因为我的犯罪心理学成绩全班最高。”

马凯继续翻阅着她的档案材料,将话题转到了他最感兴趣的部分:“你的马术还不错嘛,怎么会有这样时尚的爱好呢!”

艾丽娅反而对他最感兴趣的东西不以为然,淡淡地纠正说:“赛马是一项古老的运动,不能称作时尚。”

“你为什么喜欢马术。”

“我父亲喜欢,从小耳濡目染,就喜欢上了。”

他说起自己如何“不大情愿”地被朋友拉到君臣山下的一个马场去“陪”朋友玩马,就这么一次无意的“试鲜”,竟让他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味,从此,他爱上了骑马,迷上了骑马,马术突飞猛进,朋友中无出其右者。

“找个机会,我想和你比试比试。”

艾丽娅笑了笑,没有说话。她想说,就凭你在马场学的那点功夫,根本就不要说“比试”这个字眼。

“我发现我俩在有些方面有些像。”她说。

“有些像?”他不明白。

“我们俩都非常喜欢观察对方的眼睛。”她说。

“那你从我的眼里看到了什么?”

她笑了,笑得非常自信,大胆地推测说:“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而且死者是个年轻女性。”

他想反驳,却找不到驳斥的理由。他想了想,有些不服气地问:“还有呢?”

艾丽娅估计自己猜对了他的心思,不过她还是想维护他的尊严,轻描淡写地回答:“还有,就是你一直对我的犯罪心理学成绩不服气,想好好检验一下。”

马凯喜欢自信的人,尤其喜欢这个说话毫无遮拦的聪慧的实习生。现在的人,很少有人以纯直的方式说话了,更不用说在面对自己的上司的时候。

二

他们开着车,到了“逐草居”。一栋栋别墅多以“月”来命名,“新月”,“圆月”,“浅月”,“望月”,“元月”,“满月”,“追月”……他们穿过一排又一排“月”,欣赏两旁枝繁叶茂的果树,那心情,哪像是去案发现场,倒像是去赴一场宴会。

马凯摇开窗玻璃,使劲闻了闻类似青苹果的芳香,突然发现了公用墙上涂着的血红的图画,有些气愤地问:“片区的警察为什么不管一管呢?”

“这是艺术!”艾丽娅提醒说。

汽车刚驶过这道墙,被一大堆围观者挡住了去路。其中一些围观者还莫名其妙地打着一把把红色的雨伞,伸长着鸭脖子,看得嘴张得老大老大。马凯半伸着腰,将头凑近窗玻璃,大惊失色——在人群中间,一个长发男青年正拖着一名赤裸的鲜血淋漓的年轻女子,地下铺着一张洁白的床单,床单上流淌着鲜血。

他惊呆了,感到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大喊“停车”,“砰”地打开车门,就要往外冲。艾丽娅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他,大声制止:“马队,不要冲动!”

马凯一把打开她的手,怒斥:“你干什么?快出命案了!”

“那是艺术!”艾丽娅大声提醒。

“胡扯!现场到处都是血!”马凯急了,又要往外面冲。

“那是人造血!”艾丽娅大声提醒。

马凯犯困了,这明明是流氓行为,怎么会变成艺术的呢?他不相信,又要下车。艾丽娅将车门锁了,提醒说:“如果你下车,你就成为他们的最好

的道具了！”

“道具？”他觉得不可思议。

“我怀疑他们早知道我们的车要从这里经过，便精心安排了一下。”艾丽娅观察了四周，果然看见有几个人正在照相和摄影：“你看，他们正在拍我们的警车，我们快走！”

艾丽娅按了一下警笛，围观的人群潮水般散开。吉普车风驰电掣，将几个拍摄者甩到了身后。马凯伸着脖子往后看着，直到拐到了另一条路上，他还没有调转头。

“不要看了，那是行为艺术！”艾丽娅说。

马凯还没有回过神来，有些不相信地看着她：“小娅，那些真的是人造血吗？”

“那个长发男青年，从北京来的，在街上表演过多次了，报纸上多次报道过。”

“你知道，如果是一场命案，我们看见了，又没下车，这是严重违反《人民警察法》的。我呢，队长就别要当了，你呢，警服就别想穿了。”他不认为艾丽娅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还是想提醒她。

“不过是行为艺术而已！”艾丽娅加重了说话的语气。

他还是不相信，还在怀疑落入了什么圈套：“我怎么老觉得那几个拍照的是记者，莫非他们想和警察过不去，想出了这个蓄谋已久的昏招？”

她哭笑不得，还在耐心地解释说：“听说他们上次也在大街上搞了一次，那个身上涂着人造血的赤裸女子被拖过后，留在床单上的印记卖给一家公司，公司将图案印在床单上后成了名牌，赚了不少。你刚才也看到了，地上铺着一张白色的床单。”

马凯似乎明白了。他恢复了先前的从容，用双手搓了搓两边的脸，若有所思地说：“我怎么老觉得会出什么事呢？”

艾丽娅盯着他的眼睛，目光露出一丝疑惑，她不想再说什么，将目光移到窗外。

汽车在“斜月”的庭院里停下来，早先来的两部警车也停在这里，那是第一时间赶来勘验现场的同事。从外表看出，这是一幢造型古怪的小洋楼，主体分成黑白两个部分，乍看像钢琴的两个黑白键。庭院比较大，一棵粗大的榕树下，生长着“勿忘我”。

他俩“咚咚咚”地上了楼，到了二楼卧室，看见数名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现场勘查，有些在打灯，有些在划粉笔圈，有些在拍照，有些在采集指纹。

大案队副队长肖强正在现场指挥,毛小毛则帮法医搬着证物。肖强看见马凯进来了,急忙走上前,简要地将情况汇报了一下。马凯一边听着,一边将窗帘拉开,房间一下子亮堂了许多。

“死者是什么时间发现的?请说准确时间。”马凯程序化地问。

“清晨六点,管理员催电费。因为女主人总是早出晚归,他便起了个大早,发现情况后,随后马上报警。”肖强介绍说。

窗边放着一架“雅马哈”三角钢琴。琴盖打开着,琴架上放着一本翻到一半的琴谱,是肖邦的钢琴小品《“雨滴”前奏曲》。钢琴的旁边放着一套索尼音响,碟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格格光碟,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蓝调爵士乐,还有几张诸如《爱情是蓝色的》、《蓝色的多瑙河》等交响乐唱片。只有一张电影碟片,还是波兰著名导演基斯洛夫斯基以法国国旗为原色的探索影片之一《蓝》。

四面墙全是蓝色的,窗帘是蓝色的,地面是淡黄色的木地板。地板的中央,拼着一只硕大的开屏的蓝孔雀。靠墙的那张旧式的柏木床上,雕刻着大大小小的蓝孔雀。或歇或立,或卧或舞,仪态可掬,栩栩如生。床的中间,躺着一名妙龄女子,身体洁白如玉,就像一尊汉白玉卧像。

老法医陈子谦走过来,递给马凯一份勘验报告。马凯大致看了看报告,随后跟着陈法医,走到床边。陈法医指着尸体,解释说:“死因基本弄清了,身体呈慢性中毒症状,身旁还有呕吐物,回去还要作进一步的解剖。”他摁了摁死者的皮肤,解释说:“通过尸斑,可断定死者死于三天前,也就是七月十三日早晨七点半左右。尸体没有任何搬动的痕迹,死者是在昏迷状态中慢慢死去的。”陈法医的目光转到死者的私处,若有所思地说:“阴道里并没有发现精斑,可排除强奸的可能。”

女子的脸庞看上去精美无比。她躺在一床宽大的天蓝色的床单上面,乍看就像浮在海水里一般。她的双手放在自己的私处,似乎像是自慰,抑或害怕遭受性攻击。

“怎么会有这些疤点?难道是皮肤过敏吗?”马凯指着死者身上问。

“只是集中在大腿部和臀部,不大可能是过敏。”陈法医摇着头解释说。

艾丽娅伸出戴着手套的右手,握着死者的右脚,端详了一会,又握着死者的左脚,观察了一会,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她是一位芭蕾舞演员,而且舞跳得非常棒。”

陈法医翻了翻死者的眼睛,突然发现眼睛是湖蓝色的。他摁亮手电筒,

凑近照着,的确是湖蓝色的!他抬起头来,看着马凯,惊奇地说:“不会是一个混血儿吧?”

艾丽娅戴起一副蓝色橡皮手套,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轻轻翻开死者的右眼睑,然后轻轻一刮,一个超薄的水珠般的蓝色隐性眼镜被摘了下来。随后,她又取出左眼的隐性眼镜,将其提取到一个小小的证物袋中。她解释说:“报纸上不是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自从戴上蓝色隐性眼镜后,人变得漂亮和精神多了。”

他们走到那架硕大的“雅马哈”钢琴旁,钢琴的琴盖还打开着。陈法医弯下身,用戴着手套的中指弹了弹几个音符:“在钢琴上发现了几枚男性的指纹,地上还有几个男性的脚印。初步证实是同一名男子,身高约一米七八左右,体重约八十公斤左右。”

“指纹新鲜吗?”马凯问。

“男性的指纹比较陈旧,大约是死者死之前三天留下的,而女主人则在死之前弹过钢琴。”

“这间房子以前是不是一直空着?”马凯问。

“我们初步调查了一下,这套小洋楼因为出价比较高,一直无人问津,直到一年前,才被这个神秘的女人买下来了。”小毛从床边走过来,手里还拿着一些证件,递给马凯,说,“女人叫刘旗旗,住伦敦,英国籍。”

马凯看着护照,显示死者是半个月前入境,而且是从香港来到槟城。他盯着照片足足看了十几秒,然后慢慢合上。他看到老陈正拿着放大镜,仔细看着死者的鞋子。随后,他抬起头来,对马凯说:“鞋底上好像还沾了一些蓝色的植物一样的肉粉,好像是一种蓝色伞菌。”

“蓝色伞菌?我听说这种植物主要生长于新西兰的山区。”艾丽娅疑惑地睁大了眼睛。

该勘验的都勘验了,还有一些证据要带回去作进一步的化验。他们将那些大大小小的物件放进塑料袋里,编上号码。

马凯对技术人员说:“你们先把尸体运回刑事技术中心,作冷冻处理。”他拍着小毛瘦削的肩膀说:“你和肖强去房产公司详细调查一下刘旗旗的来历。”他叮嘱肖强:“物业管理处肯定在大门口装了闭路电视,你通知他们不要将近十天的录相洗掉了。”

肖强和小毛刚搬起尸体,马凯突然制止了他们。他指着小腿肚处的一块青痕,大声喊:“陈法医,你看——”

“不像是手指头拍的,像是碰撞硬物的伤痕。”肖强说。

陈法医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了看,摇摇头说:“如果是碰着硬物,好像是后退时碰到的。根据创口的特征,好像来自后面的袭击。”

艾丽娅看了看小腿肚的青痕,又看了看大腿部的那些疤痕,大胆推测说:“这个青痕与那些疤痕是不是有些相似?”

“从外表看,好像不一样。”陈法医问。

艾丽娅拿着放大镜,凑近尸体,细看了好一会,坚持说:“这些疤痕应该就是由这些青痕演变过来的?”

“差别太大了,好像不大可能。”陈法医反驳说。

马凯看了看艾丽娅,又看了看陈法医,只好说:“回去作进一步化验吧。”

肖强率员先走一步,马凯和艾丽娅留下来继续查找线索。

马凯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君臣山似乎伸手可及,宛如漂浮在云雾中的岛屿。

这幢小洋楼被一道围墙围住,围墙呈弧形伸展,也许是为了营造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氛围,围墙是由常绿灌木构成,依背后君臣山的山形而走动,高则可比墙外的槟榔树,低则只有半人高。围墙之外,是一个缓坡,像一个慵懒的少妇,娇柔地躺在山脚。在一片青葱之中,生长着高高的棕榈树。缓坡上的那一片青葱,便是很少看得到的天然香根草,足有大半个人那么高,经风一吹,犁出了一层一层的绿波。

马凯看着飘拂的香根草,目光是那样的柔和,他慢慢转过身来时,目光立却刚硬得像刷子,从天花板扫到墙壁,从木地板扫到床头柜。

房间没有电话,也没发现刘旗旗有手机。家俱一件不多,一件不少,刚好够用。用品看起来非常新,使用率并不高。由此可见,主人只是把别墅作为暂时的居所,并不打算长期安营扎寨。

马凯使劲闻了闻,除了散发出来的木器味或油漆味,好像还有香水的味道。艾丽娅告诉他,是香奈尔5号,世界上最名贵的香水。

刘旗旗为什么要买下这幢洋楼?是回国休假,抑或在此幽会男人?那个一米七八的男人是谁?她的丈夫还是情人?

马凯再次面向窗外,目光又一次柔和起来。山风呼呼吹来,君臣山笼罩在云雾之中。一栋栋别墅群飞檐走角,像是镶嵌在雨雾中的一幅水墨画。他想知道艾丽娅的想法,便问:“心理学家,有什么高见吗?”

艾丽娅看着床上的孔雀木雕,并不想直接回答他的提问:“你对颜色有研究吗?”

马凯回过头来，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说：“能清晰区别红绿灯而已。”

她看着满屋的蓝，自言自语地问：“她为什么喜欢白色？”

马凯差点笑出声来，一个刑警总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他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艾丽娅的口误，便善意地取笑道：“明明全是蓝色，你不会是色盲吧？”

她走到衣柜前，拨弄着挂在衣柜里的几套纯白的裙衫。艾丽娅抚摸那件带有水晶挂饰的长裙，肯定地说：“她喜欢白色。”

“这满屋的蓝怎么解释？”马凯显然不赞成她的分析。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你该知道这个道理吧？”

“知道前半部分。”马凯老老实实地说。

“一旦女人遭遇爱情，她以对方的爱好为爱好，以对方的仇恨为仇恨，以对方的幸福为幸福，以对方的痛苦为痛苦，以对方的呼吸为呼吸，以对方的生命为生命。”

“我有些不大理解。”他实际上理解了她的意思。

艾丽娅往前走了几步，站到镶嵌在大衣柜上的穿衣镜前，若有所思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你怎么老站在那里？”

她好像没有听到，陌生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推测。”她看着马凯，随后将目光投向窗外，“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一幕还记得吗？”

“你把它叫行为艺术。”马凯想起来了。

“这个女人是不是也在玩行为艺术？”艾丽娅也奇怪自己为什么如此联想。

“这怎么能扯到一起呢？”马凯警告说。

“那个女人的脚，分明是一个芭蕾舞演员的脚。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她以前是一个芭蕾舞演员，后来在一个男人的帮助下，去英国发展，加入英国籍，可后来发展不顺，她绝望了。视艺术为生命的她，想在最后完成最有创意的作品。她回到国内，来到槟城，买下这套房子，寻找着艺术的灵感。当然，爱情是她的主题，那个帮助她的男人便成为她艺术构想中的一个道具。她与他幽会，最后在这间房子里完成了一次绝杀。行为结束了，她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

“这个想法太疯狂！”马凯根本不这么想。

“不是想法疯狂，而是艺术家太疯狂了，”她一把拉着他，看着他的眼

睛,正色道:“我要将情景还原,你会相信的!”

“别这样!”马凯坚决反对她的情景还原。

“我是认真的!”艾丽娅的目光盯着他的目光,诚恳地说。

她转过身,从衣柜里顺势取出一套白色的衣裙,到了卫生间。她摘下警帽,脱下警服,穿着那套白裙,走了出来。马凯看着她,差点晕了。这套白裙就像为她量身订做的,的确令她具有几分冰山美人英格丽·褒曼的韵味。

艾丽娅慢慢走到钢琴旁,问指纹是不是都已经提取了,看到马凯点了点头,她便坐在琴凳上,刚准备弹,又转过身来,看着马凯,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然后看着琴谱,弹出了第一个音符。

马凯听到琴声像泉水一样从她的指缝间流出,清冽地环绕着整个房间。琴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最后不是雨滴,而是暴雨了。艾丽娅伸展着自己的身体,双手抬得老高,最后几乎是在砸着钢琴。

五分钟后,她弹完了《“雨滴”前奏曲》的最后一个音符,然后梦游般地走到穿衣镜前。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做了几个芭蕾舞动作,最后还勉强来了个阿拉贝斯特动作。

她气喘嘘嘘,一个趔趄,摔在地上。她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床边,爬上床,躺下来。她睁大美丽的眼睛,身体在痛苦地扭动着。她的脸上现出异常痛苦的表情,嘴里发出绝望的喊叫:“我就要死了……谁来救我……”

好一会,艾丽娅从床上爬下来,拢了拢有些散乱的头发,随后走到卫生间,将警服换上,走出来,将衣服挂到原位。

马凯呆呆地看着她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似乎还没从她的“行为艺术”中解脱出来。他不得不承认,艾丽娅真的将他带到了那个情景中。

他们走下楼,将大门关了。艾丽娅从汽车里拿出盖有滨城市公安局公章的封条,将大门封了。马凯开着车,飞快地驶离了小洋楼。